



◇ 林进喜

又到池湾

池湾又称娘娘池,位于临夏县刁祁镇围场村的山巅之上。早年之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天然景点,自从被摄影家在抖音、快手上一次次地刷屏之后,慕名而来打卡的人们开始络绎不绝。

出差在西安度过了炎热的夏季,让我渴望有一处神清气爽的去处,清除掉那遗留在心里的燥热烦闷。初秋刚过,我就迫不及待地约了朋友们去池湾小聚。

从临夏市区出发,车子沿着快速通道风驰电掣,一路向西,城市渐行渐远,满眼都是乡村风物,禁不住摇下车窗,风呼呼地吹过,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随风而来,行道树像一排排列队的绿甲卫士,齐刷刷向后移去,白云在前方当着导游,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。很快就到了刁祁镇地界,道路平坦,在行道树的浓荫中,投下斑驳阳光,在路上画出点点光影,车行其间,光影流转,恍若穿行在时光隧道。车窗外,农田里的玉米还在茁壮成长,阳光照射下,浓浓的玉米味夹杂着野草野花的芳香扑鼻而来。拐了几道弯便开始上山爬坡,清爽凉意愈来愈浓。山路上,没有行道树遮挡视线,朦胧的山峦之间,高速公路伸向远方,近处的农舍白墙黛瓦点缀在深绿或浅黄之中,格外耀眼。穿过山腰的村庄,继续前行,池湾就隐藏在一片绿树环绕、几户人家错落分布的山洼中。池湾的

池并不大,但在蓝天映照下,像一颗蓝宝石镶嵌在山巅之上。

远处的太子山,峰峦叠嶂,巍峨壮观,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,但那刚劲峻峭的峰骨依稀可见。太子山藏语称“阿尼念措”,相传秦始皇长子扶苏曾带兵征战于此,并在此屯兵驻扎数年,后人为纪念他,将这一带山脉称为太子山。那么围场就是太子扶苏练兵之余、骑射打猎的地方。每到池湾,我必先徒步绕池一圈,同行的朋友们则忙不迭地,拿出手机相机,搜寻着最佳位置,将最美的镜头装进画框。

路边的白塔分外显眼,白塔与人同高,常有香烟缭绕。相传玉皇大帝的小女儿常来此处戏耍而建此塔,故此池又称“娘娘池”。

娘娘池水质清澈,晶莹剔透,宛若古典仕女,静谧地展现着独特的韵味与魅力,随时散发着清幽的香气,令人陶醉其中,美得令人窒息,谁都不忍心打破这一份美好。池边莲叶婆娑,莲花偶露,莲枝间放生的群鱼漫游,莲叶与芦苇之间,蜻蜓嬉戏,与明镜般的水面相映成趣,构成一幅绝美画卷。沿池西边向南缓行,树梢漏下的光斑,把我当成舞台的主角,追着我,要给我这世界最璀璨的光亮,那些藏在心里的郁闷,被这光亮照耀得无影无踪。西边小山丘上的亭子在苍翠与微黄中静静地矗立着,一成不变地守护着这片宁静与祥和的家园。

不远处,一位池畔的少年正在用吸管独自吹着肥皂泡,或大或小的泡泡,泛出五彩的光斑,慢慢升起又“噗”的一下破灭,那少年也不灰心,执着地一次次吹着,又一次次破灭。我想,快乐有时候其实很简单!

娘娘池南边是郁郁葱葱的农田,绿叶层层叠叠舒展,如此鲜活而干净,每一片都在闪闪发光,它们用蓬勃用浓郁保护着果实,阻挡探寻的目光,虽然是一种诱惑,却不是任意采撷的理由。

娘娘池东南边有一段木制栈道,拾级而上就是观景台,山坡上的槐树、杨树、柳树、松树色彩各异又相濡以沫,槐花的闪念,一晃就成了往事。阳光照射着山下一排排的现代化农业温室大棚,一座座红白相间的农舍,云雾便像膨胀的“棉花糖”,缓缓地在村舍和大棚上空惬意晃荡,在那湿润的气息里,在那滋润的土地上,“棉花糖”裹着麦草味儿,裹着烟火的微光,和太子山对话,和大夏河对话,这不就是我向往的诗和远方么!

娘娘池东边是几座农家院,就地取材简单装修便成了游客休憩之地。从旁边经过,柴火鸡的醇香味儿夹杂着焚烧柴草的青烟弥漫而来,撩起时至午饭极尽的味蕾。裹着围裙的老板娘站在池边挥手张望,小院门口,又遇见那个吹肥皂泡的小孩,看见我们回眸一笑又跑进另一家农家院里。我们也互相招呼着快步赶到预订了菜肴的农家乐小院。

一盘农家炒鸡,几份凉拌野菜,外加一碗手擀面就是我们的午餐。饭后茶是必不可少的,各取所需,或红茶或绿茶,或银针或毛尖……几缕浮云,一撮翠玉,用清冽的山泉水冲洗,用沸腾的开水冲泡,让紧裹在银针里的春心慢慢舒展,让珍藏在绿丝绒里的云雾渐渐升腾,泡上整个下午,慢聊摄影文学,探讨茶事人生,或光圈快门焦距能定格世间多少事;或古诗新词,或修辞留白名家评论拷问,灵魂何处归去……

从古至今,从苍穹到大山,从一棵树、一片落叶到一粒尘埃,一口口地啜饮、咀嚼、品味,那甘甜与清苦,醇香与干涩,都在各自最初的选择里。我们还会选择来这里,来体味别样的茶味与景致,就像那个吹肥皂泡的少年!

秋日的雨总裹着三分清冽,凉丝丝的,滴滴答答敲在窗沿——夏末的余温被雨丝慢慢泡软冲淡,最后一丝燥热劲儿也悄悄消熄。风里换了新气息,第一片金黄的树叶悄然飘落时,季节便像大自然的日记,轻轻翻过了篇章。盛夏刚转身,秋天就携着满肚子温柔与成熟,在临夏的山山水水间铺展开画卷。

沿着太子山旅游大道慢慢走,秋意便从薄雾里漫溢出来。村子裹在袅袅炊烟中忽隐忽现,细雨吻过五颜六色的山林,偶尔从雾里飘来几声犬吠、牛哞,这才是乡野最鲜活的调子。田野早被大自然细细晕染:秋叶在风里打着转,玉米秆在田垄上摆成起伏的浪,洋芋、当归与党参的清香混着泥土气往鼻子里钻——站在这季节的门槛上,连呼吸都浸着丝丝的味儿。

一步一景,满是诗意。连绵群山那头,层层叠叠的彩叶在云里雾里露个脸又藏起来,路边野花借着秋风轻轻摇晃,每片花瓣花蕊里都裹着秋天的私语。落叶如彩蝶翩跹,掉进花丛便惹得暗藏的香味儿飘过来;踩在铺满金叶子的小路上,“沙沙”声全是秋天在低吟诗韵。登

上观景台远眺,高低起伏的远山、弯弯曲曲的公路裹着薄纱,一片叶子就能把秋色染红,一滴露珠静待天凉,大自然正用最细腻的笔触,在临夏的土地上勾勒秋的模样。

这条云端丝路旅游大通道,如金丝带似的缠绕在高高的太子山里头。雪山的巍峨,草甸的辽阔、森林的深邃、河流的灵动,全被它温柔地串联在了一起。藏在云海松涛里的莲花山、宛若仙境的松鸣岩,还有白白的白石暑雪、亮亮的海甸平湖,以及胭脂湖、龙泉湖、牙塘水库等,康乐的药水峡、和政的大小峡、白石峡(铁钩)和大墩峡等景区,滴珠山、寺沟、吊水峡等瀑布,如繁星般璀璨、似明镜般耀眼。远看是浓淡相宜的水墨山水画,近赏是纹路清晰的工笔细作,恰好装下人们对“诗和远方”的所有念想。

车在风景里穿行,人似在画中漫游。金黄、橙红、橘红在阳光下交织成斑斓花毯,抬眼可见山水流转的野望阁、松涛阵阵翻涌的麻山峡、花儿缀满枝头的花溪谷,还有层林尽染的法台山、半苍岭、三岔沟与尕护林,每一处转角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。

◇ 麦田守望者

有时候

有时候
你会发现
在你的背后
有一条鱼的影子
尤其在下雨的日子

有时候
你会明白
在你的将来
有着千万种可能
或喜或悲或来或去

有时候
下着雨
会想起了夏天的花
也看到了冬天的雪
有时候
……

◇ 韩龙

晨雾里的秋意

晨雾如薄纱轻扬
绕着蜿蜒的黄河缓缓攀升
轻轻拢住大河家周边的远山
树木晕染着各异色调——
金黄色,是秋泼出的浓墨
翠绿色,把夏的余温藏进叶脉
还有一些树,举着半黄半绿的叶
在晨雾中,似在犹豫着是否要与季
节告别

黄河岸畔
古渡的驼铃声缥渺
萦绕楼宇间
在雾后若隐若现
仿佛城市也贪睡,把自己
蜷进了秋的温柔梦乡
风路过,惊得叶尖的露滴颤了颤
落进雾里,漾开一个朦胧清晨
岸畔的我,接住一缕飘来的雾
也接住了这深秋的温柔与沉吟

◇ 袁晏龄

梦中的刘家峡

顶着塞雁南飞的轨迹
跨过桥梁
穿过隧洞
在欣喜的尽处
终于,看见了你
满目的秋色
苍茫的大地
绵绵的细雨
翻飞的黄叶
这还是曾经的你吗
既遥远而又那么清晰

亲爱的,我曾经
在你群山的臂弯中酣睡
在你咆哮的大河中搏击
在你清澈的碧水中
涤尽年少的泥沙
走向成熟

亲爱的,我想告诉世界
因为你,我愿意做倒垂的杨柳
将根系永远扎进童幻的土地

◇ 娄德昌

临夏秋韵

供人歇脚的小驿站、视野开阔的观景台、满溢乡土气息的打卡点、静谧雅致的民宿客栈错落其间,让人望得见青山、瞅得见碧水,更能拾起心底的乡愁,想起故园的旧时光。这不只是流动的秋景图,更是一首真切的山野诗,红的热烈、黄的明媚、绿的清新、白的纯净,在山间层层晕开,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

无论是沿兰郎高速,还是邂逅广通河畔的大夏故里、和政动物化石廊道;还是驶上兰海高速,遥望侧畔巍峨的达力加高山;抑或穿行临大公路,邂逅辽阔的黄草坪——沿途的风景,皆美得令人心醉窒息。

古人说“秋风清,秋月明”,这会儿才发现,古人笔下的秋意,全藏在临夏的秋景里。看斑斓色彩染遍山林,瞰远山淡淡的像眉毛,瞧高峡谷里的平湖亮得像镜子,望山路弯弯曲曲的跟诗句似的,赏农庄在炊烟里静静伫立。心里跟秋水般澄澈透亮,与草木相安;心情也跟秋天的梦似的恬淡,全是安静的美。原来香巴拉一点儿不远,花儿故乡的秋韵味儿,就在这山水里,在这一草一木的诗意图里。

重温古诗词

微雨夜行

唐·白居易

漠漠秋云起,稍稍夜寒生。
但觉衣裳湿,无点亦无声。

江上

宋·王安石

江水漾西风,江花脱晚红。
离情被横笛,吹过乱山东。

金陵晚望

唐·高蟾

曾伴浮云归晚翠,优陪落日泛秋声。
世间无限丹青手,一片伤心画不成。



秋歌 胡兆萱 摄

◇ 柳文斌

旅途杂记:人生的滋养与成长

有人说,旅行的重点不是目的地,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。旅途中那些细碎的时光,那些不期而遇的人和事,都像一颗颗珍珠,串联起人们的人生,成为珍贵的滋养。

畅游首都北京的经历,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。第一次去北京,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,在天安门广场等待升旗仪式。当国歌响起,五星红旗冉冉升起,我热泪盈眶,那股身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挥汗攀登长城,在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石碑前拍照留念;逛故宫时,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故宫的历史,我跟着导游听了三个多小时的讲解,从太和殿到御花园,每一座宫殿、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,都让我着迷。晚饭后,我会坐地铁去王府井大街,看琳琅满目的商品,尝地道的北京小吃;去鸟巢、水立方,感受奥运场馆的现代气息;漫步后海、南锣鼓巷,在古色古香的胡同里,寻找老北京的韵味。因为大兴到市区的地铁晚上10点30分停运,每次出去我都要掐好时间,脚步匆匆,却也乐在其中,眼中是风景,心中是欢喜。

雨中攀登华山的经历,更是刻骨铭心。那天,穿着雨衣,坐缆车上到了北

峰,之后便开始步行登山。细雨一直下个不停,斜风吹得雨衣“哗啦啦”作响,雨水顺着雨衣缝隙渗进来,打湿了衣衫。脚下的石阶湿滑难行,丝毫不敢马虎,尤其是攀越苍龙岭时,两边都是陡峭的悬崖,一手紧紧攥住旁边的铁索,一手按住雨衣防止被风吹起,弓着腰,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前挪,不敢往两侧或后方张望,也不敢有丝毫退却——一旦踏上苍龙岭,便只能一往无前。作为一名金庸迷、武侠迷,在走到《射雕英雄传》“华山论剑”的拍摄地时,格外兴奋。传闻北峰“华山论剑”的石碑刻字是金庸先生亲笔,在石碑前驻足良久,忽然听到崖下传来阵阵暴风的轰鸣声,那声音如金戈铁马,仿佛将我带回了那个英雄辈出的武侠世界,恍若隔世。

旅途中,也少不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囧事。记得第一次到上海,天色已晚,我饥肠辘辘,拉着行李箱走进一家小吃店,点了一笼小笼包子,服务员端来包子时,还放了一碗清水,我不明所以,拿起筷子夹起一个包子就往嘴里送。刚咬一口,“嗤”的一声,滚烫的汤汁瞬间烫到了我的舌头,疼得龇牙咧嘴,眼泪都快掉下来。这才看见

那碗清水许是防止烫伤给食客倒的,我暗自嘲笑自己的急性子。在重庆,为了品尝地道的重庆火锅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家藏在巷子里的老火锅店,考虑到自己不能吃太辣,特意要了微辣锅底,可开锅后,又让服务员捞出去了不少辣椒,即便如此,这顿火锅还是吃得我大汗淋漓,嘴唇发麻,甚至有些眼冒金星,也终于见识到了重庆火锅的“威力”。

那年,同学来探访,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,第二天,我还迷迷糊糊的,就应同学邀请,一起坐车去青海湖。那天天气不佳,细雨绵绵,清冷异常,到了青海湖,要坐船去鸟岛,同学见我穿得少,要给我租一套棉大衣,我好面子,执意拒绝了,结果在船上,冻得浑身发抖,牙齿不停地打颤,回来后就大病了一场,真是“死要面子活受罪”。

旅途中也有过心情灰暗的时刻。从瓜州坐班车返回酒泉,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。冷风夹杂着雨丝,从班车的门窗缝隙里钻进来,打在身上,让人瑟瑟发抖。看着窗外陌生的风景,听着雨声和风声,一股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,孤独、迷茫、无助,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,让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